

学习研究

教育发生要素配置影响教育改革路径

王世元

教育发生 是教育活动产生育人效果、体现育人质量的关键。教育发生与否,取决于教育的过程与结果。《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提出,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维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教育学辞典》中,教育指凡是有目的地增进人的知识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增强人的体质的活动。换言之,如果人们没有获得知识或见解,没有提高个人的观点或技艺,没有增进知识、技能、身体健康以及形成或改变意识的活动,那么,不管活动或过程之前有无明确目的,都不是教育,即教育没有发生。

谁是教育发生过程中的施教者

在教育发生的过程中,是谁让个人获得知识或见解?谁组织增进人们知识、技能、身体健康以及形成或改变人们思想意识的活动?

对谁的追问,是在寻找施教者。显然,施教者可以是人类个体、组织机构,也可以是自然界的事件,或社会实践等活动。我们将其称为第一种教育形态。外延较窄的教育施教者,通过活动或过程之前的目的性,将施教者限定在了人类范围之内。对此,我们称为第二种教育形态。

陶行知是倡导第一种教育形态的代表。在教育实践中,陶行知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做中学等,是从广义教育提出的命题。社会、生活、做事等,均可成为施教者。第二种教育形态,由于人类实施教育的目的在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先验性特征。如果教育发生在第一种教育形态,教育则是通过问题推动人类生产知识,如果教育发生在第二种教育形态,教育则通常外显为传授知识、开启智慧、培养人格。现实中人类第一种教育形态和第二种教育形态,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教育发生要素配置影响教育质量并推动教改演进

结构是万事万物基本的存在方式,教育发生也有基本结构,其成分即教育发生的要素。教育发生,是指教育要素间通过关系作用使受教育者产生变化的结果。

导致教育发生出现质量差异的原因,除施教者和受教育者要素外,还包括教育价值追求、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时空、教

教育之道

数字素养为青少年插上“未来之翼”

王茜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必由之路,也是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我国公民数字素养的提升和教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全民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夯实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社会基础。网信办、教育部等部门对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作出了部署。加强青少年数字素养教育,是普及提升全民数字素养的最有效途径,是发展我国数字经济和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课题。

数字素养是数字社会的重要素养

数字素养是在媒介素养、信息素养和网络素养等概念基础之上的升级,是一个多维的概念,是数字时代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技能。数字素养是数字社会对国民素质提出的新要求,是公民在数字化生存中所具有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发展程度,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技术使用、创新发展、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

我国国民数字素养教育亟须提升

我国国民数字素养教育起步比较晚,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步得到重视,2020年以来数字素养提升较快,但仍处于较低水平。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通过对上千名城乡居民的调研发现,我国居民平均数字素养得分仅有43.6分(满分100分),

育辅助工具、教育过程等。有学者认为,教育发生过程作为一个完整系统,是按照一定的模式(规则、秩序)由许多成分(要素、单元)组成,其中任何一个成分的变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而作为系统、整体的结构正体现了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通过揭示和阐释这些关系,就可理解所涉及领域的各种现象。教育实践证明,教育发生要素的配置与应用,直接影响教育发生的效率与效益。

教育中的主客体关系,也是一种结构。根据教师、学生之间的主客体关系,教育主要分为三个典型时期:一是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时期。教师为主体,充分发挥了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学生为客体,学生被视为接受知识的容器,限制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教学方法,主要是以灌输为特征的讲授教学法。二是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学生学习的知识为主要客体时期。学生为主体,教师把学生摆在学习中心位置,充分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体能动性。三是教师与学生为双主体,而知识内容等其他教学要素为客体时期。双主体教学,旨在调和以教师或学生为主体带来的指导教学实践的困惑。

随着教育的发展,人们对教育中的主客体关系的认识发生了超越,逐渐认识到结构是主观赋予客观现象的结果,由此为施教者的教育提供了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施教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自身及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时空、教育发生辅助工具等教育发生要素,依据施教者的教育价值追求配置到不同的结构中。通过要素间不同关系的组合,形成不同结构的教育发生过程要素。如马志兰的“四性教学法”、钱梦龙的“三主四式”还有洋思中学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杜郎口中学的“预习展示,反馈达标”教学模式等。

以德国哲学家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哲学提出交互主体性概念,从认识论上拓展了施教者、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为双主体教学理念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也为双主体师生关系找到了逻辑自洽。施教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及地位进一步彰显,而教育内容、教育时空、教育发

“教育发生”是教育活动产生育人效果、体现育人质量的关键。“教育发生”建立在教育发生要素基础上,但教育发生的质量取决于对教育发生要素关系的利用。教育改革建立在对教育发生要素改革的基础上,学校、教师、家庭、社会要从教育发生要素及其关系上系统理解我国当前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教育在对话中生成 视觉中国 供图

生辅助工具等,成为在围绕施教者和受教育者教育价值追求所进行的教育过程中的教育发生要素。依据现象学的交互主体理论,由此建构了施教者与受教育者双主体关系,从而形成了情境教学、项目学习、社会实践课程等教学范式。

依托教育发生要素关系构建合作对话教学范式

教育发生建立在教育发生要素基础上,但教育发生的质量取决于对教育发生要素关系的利用。而对教育发生要素关系的利用,有三个关键环节:一是教育要素关系建构环节,二是教育要素关系认识环节,三是教育要素关系配置环节。

教育要素关系的三个环节,伴随认识论哲学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丰富。首先是动态生成或阶段性与丰富,如施教者要素、教育价值要素、教育时空要素、教育发生辅助工具要素等。其次是教育发生要素之间的关系不断优化,如施教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受教育者与教育发生辅助工具之间的关系等。最后是教育发生要素配置不断合理化,如依据教育价值的不同追求,配置不同教育时空、教育发生辅助工具要素等。教育发生的质量,取决于施教者对课堂结构要素的配置,不同学科、不同学科、不同内容需要施教者配置不同的教学结构。在当代教育实践中,施教者对教育发

生过程要素进行配置,产生了一系列教学范式,如项目学习、主题学习、综合实践课程、双主体教学、翻转课堂、小组合作学习等。

近年来,北京市朝阳区在中小学大规模实践了合作对话式课堂教学改革,形成了基于教育发生论的合作对话教学范式。教育发生要素,由施教者、受教育者、教育价值的追求、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时空、教育发生辅助工具、教育发生过程等构成。教育发生要素以施教者为核心,以施教者为动力,构成合作成长共同体。在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是教育发生的关键。

教育发生过程有三个阶段:一是施教者教学内容建构阶段,以施教者为主体,其他教育发生要素为客体,施教者对客体(包括受教育者)进行分析、选择、内容建构,即施教者的第一个教学准备阶段。二是施教者组织教学结构,施教者把教育发生要素科学、合理配置到合作对话教学结构中,即施教者的第二个教学准备阶段。三是施教者的教学实施阶段,施教者运用理想教育文化、教学方法和受教育者的生长方法论,激活合作对话教学范式,唤醒受教育者的内省,即受教育者的教育发生阶段。

对教育发生要素及其关系的揭示,为当代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有利于教育理论界从教育发

生概念出发,运用对教育发生要素的分析与配置,丰富、深化教育基本理论,进一步揭示教育发生规律,建构我国新时代教育理论体系,改善我国师范教育。

同时,基于教育发生论的认知,如果教师统筹教育发生要素配置,突出教育价值要素的引领,明确教育三维目标,确定教育教学内容,围绕教育发生,内省、本质选择教育方法,科学布局教育时空要素,有机建构教师与学生等诸要素构成的合作成长共同体,那么,教师在知识复演过程中,不仅能较好地完成任务,而且更易于培养具有生产未来知识潜能的人才。

当前教育的一些顽瘴痼疾与不公平,是人们过度关注、挖掘某个或几个教育发生要素导致的。如家庭过度关注教育,导致难以改变的择校与择师;学校过度关注选拔学生,导致学校难以改变的择生;学校、家庭、社会过度关注学习成绩,导致学生过重课业负担长期存在;政府过度关注教育辅助工具,导致个别地方政府对学校硬件超豪华配置现象屡禁不止。如果政府、社会、家庭、学校、教师等能够有意识地引导、强化、建设、挖掘某个或几个薄弱教育发生要素,那么就可引导学校、家庭、社会共同破解教育顽瘴痼疾,促进教育公平。

此外,教育发生论还有利于学校、教师、家庭、社会准确理解我国当前教育综合改革的重大意义。事实上,所有教育改革,都建立在对教育发生要素改革的基础上。如果学校、教师、家庭、社会能够从教育发生要素及其关系上,系统理解我国当前教育综合改革,就会进一步理解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学校、教师、家庭、社会改革的合力,减少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在不同领域的阻力;另一方面,有利于学校依托政府行政力量,调动资源推动综合改革落实。学校通过引导家庭和社会,将个人发展与社会需要、家庭理想与个人实际、学校教育规律,有效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从而在根本上破解仅仅依靠分数评价的弊端,推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断深入推进。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工委副书记)

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及其应用场景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对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领域都产生着重大影响,成为显著的时代特征和时代课题。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思政教育面临的时代背景、教育环境、教育资源、教育对象等都发生了重大转变,推进中小学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越来越彰显其时代必然性。从教育对象来说,新一代青年天然地生活在信息时代,他们的成长与数字技术、数字资源密不可分,具有显著区别于前人的成长环境,这给思政教育带来了更多挑战,也带来了更多机遇。从教育方式来说,传统的思政教育模式往往是采用单向输出模式,难以满足当代青少年的需求,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推进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越来越有其必要性。

近年来,湖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教育、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等的重要论述,全面推进教育信息化2.0试点省建设,大力推进中小学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创办的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组织全省约1000万名中小学生共上一堂课,成为湖南省学习量最大、覆盖面最广、实效性最好的数字化思政课堂,3年学习超过12亿人次,被引入新疆、西藏等省份。几年来,湖南省加快推进中小学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探索,有力助推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入脑入心,初步探索出一条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成功路径。

以数字技术搭建共享大平台,推进思政课堂组织形态数字化转型。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要在课堂,课堂组织形态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湖南省通过数字化打破时空界限,突破学校边界,构建线上线下融合、校内校外打通的大型在线思政教育平台,建立起青少年学生愿触及、爱停留、可影响的思政教育数字化阵地,使全省共上一堂思政大课成为了现实。按照平台支撑、开放共享的思路,以湖南互联网+教育大平台为课堂底座,以学习强国等网络传播媒介为平台,建立开放共享的生态合作机制,形成全媒体传播矩阵,构建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思政教育数字化支撑体系。同时,通过教育信息化设施,实现全省2.8万余所学校我是接班人,高水平思政课全覆盖,有效解决思政课师资不均衡、思政课开不齐、开不好的问题,为落实双减政策、振兴乡村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省22个农村网络教研实验县、28个教育信息化融合应用实验区、100所芙蓉学校网络教研、540个区域网络教研群、7000余个数字教学资源点整体推进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使课堂形态从传统教学向数字化教学,课堂环节从单向关系转向通过留言弹幕和课后作业实现的双向交互,课堂场域从单场景转向适配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小屏大屏、线上线下的多场景,赋能思政教育课堂革命。

以互联网思维传递核心价值观,推进思想红与流行红相统一。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教育内容仍然是根本,必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教育内容的导向性,突出思政教育的政治性底色与时代性特点,同时,也必须突出数字化传播规律,突出虚实互生的内在一致性,突破网络传播碎片化的考验,运用数字化思维和互联网思维强化课程话语权、权威性,推进思政教育思维方式、教育方式和价值引导方式的深刻转变,使价值目标更清晰。几年来,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强化名人名师引流作用,汇聚正能量导向的思政教育网红主体,实现思想红与流行红相统一。先后邀请12位院士、50余位专家、200余位名师参与网络大课堂的主讲授课,形成传统课堂难以企及的强大师资,真正做到思政课让信仰坚定、学识渊博、理论功底深厚、社会影响力大的名人名师来讲,给全省中小学生对思政教育带来极大惊喜和强劲吸引,有效引导学生改变追明星的爱好、养成追名师的习惯,让学生零距离感受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身上的道德风范与思想魅力,给中小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中小学生对人生第一粒扣子。

以数字化理念构建新教学模式,推进教学手段模式革命性重塑。紧贴网络、数字化的时代特征,实现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的革命性重塑,是中小学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将思政教学大纲作为盐分,将学生喜爱的时、事、人、物作为食材,按照解构、搭配、重塑的三步法,创新生成思政教育数字化大餐。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和媒体技术,借鉴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网络流行作品,对课程进行媒体化、场景化、形象化创新,转化为可视、可感、可触、可互动的新资源,实现沉浸化、全景化、共情化学习,探索全新的教育模式,真正增强网络大课堂的吸引力,以期真正赢得青少年的心。目前,已推出86个专题、600余堂数字化课程,有效引导学生改变追综艺的爱好、养成追大课的习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印发后,湖南省及时推出了42集《我是接班人 学习新思想》专题思政教育数字资源。

以数字化改革赋能机制创新,推进社会协同育人形成新格局。由于难以找到共同的机制、平台或结合点,多年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一直处于相互分割、各自为政的碎片化状态,难以形成系统化协同育人的局面,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和全域性的数字化过程,为从上游到下游系统形成育人链提供了契机,为各方真正参与育人全环节提供了可能。湖南省以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为平台,通过网络化支撑和数字化赋能,建立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机制、新生态。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亲自到网络大课堂为全省中小学生学习讲,湖南省委省政府将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写入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宣传、网信、广电、科技、文化、卫健、安全、交通、消防、团务、妇联等部门主动申请加入网络大课堂,搭建零成本、高质量、广覆盖进校园渠道,破解部门进校园难题,形成上下一心、合力育人新格局。网络大课首推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晚8点,鼓励家长承担思政课家庭老师职责,家长带着孩子一起追大课成为常态。现在,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成为网络高频词,全面协同的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态势初步形成。

(作者系湖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课程新论

湖南中小学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意蕴

夏智伦

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及其应用场景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对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领域都产生着重大影响,成为显著的时代特征和时代课题。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思政教育面临的时代背景、教育环境、教育资源、教育对象等都发生了重大转变,推进中小学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越来越彰显其时代必然性。从教育对象来说,新一代青年天然地生活在信息时代,他们的成长与数字技术、数字资源密不可分,具有显著区别于前人的成长环境,这给思政教育带来了更多挑战,也带来了更多机遇。从教育方式来说,传统的思政教育模式往往是采用单向输出模式,难以满足当代青少年的需求,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推进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越来越有其必要性。

(作者系湖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